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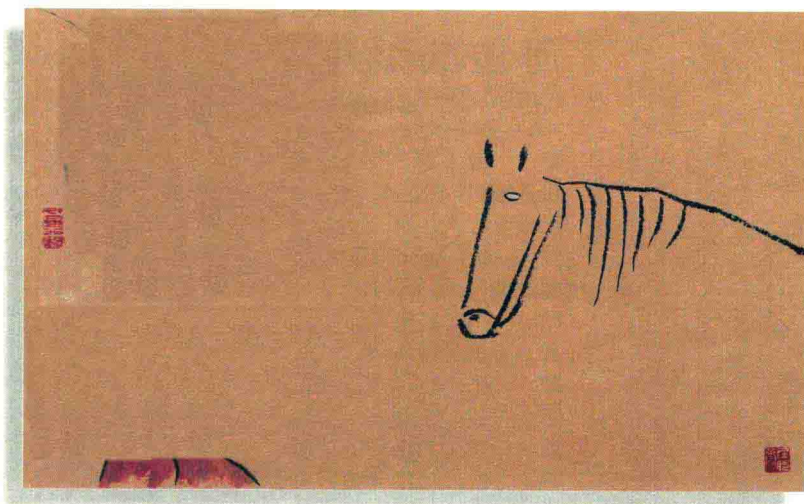
■  
艾伟  
著

# 河边的战争



■ 艾伟  
著

# 河边的战争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河边的战争 / 艾伟著. -- 福州 : 海峡书局,  
2016. 1

(自说自画丛书)

ISBN 978-7-5567-0030-1

I. ①河… II. ①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7424 号

## 河边的战争

HEBIAN DE ZHANZHENG

---

著 者：艾 伟  
责任编辑：刘晓闽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20  
印 张：7  
字 数：83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67-0030-1  
定 价：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序

## 作家中的作家

文 | 李洱

现在是2007年春天，北京却下了一场大雪。雪夜围炉，突然想起了远在浙江的艾伟。

我跟艾伟认识很晚，至今约有七八年。好像是在北京开会，经洪治纲还是李敬泽介绍，在走廊里认识了。艾伟伸出手，只说出两个字：“艾伟。”儒雅中有一种大气。

和艾伟见面，通常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小说。艾伟是一个职业感很强的人，没有废话，上来就谈最近看了什么书，是否看到某篇小说，或者问你对某篇小说有何看法。“某篇小说”可能是别人的，也可能是他自己的。如果你谈你的看法，他的手中就会转动着一杯茶，坐在那里，眉毛微挑，眼光很亮。如果眉毛一皱，那就意味着他有不同意见。这时候，你再听他谈，他会谈得非常仔细：结构、人物、经验、叙事策略、审美意蕴，等等。整理出来，是一篇专业性很强的书评。

如果是在深夜，那么这样一种谈话风格，会让我恍惚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界朋友，大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的。那时候朋友聚在一起，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文学，晚上做梦说起梦话来，如果不是关于女人，那肯定是关于文学。时移势易，现在朋友们聚在一起，

可以聊政治，聊房子，聊宗教，但就是不聊小说。好像一聊小说就俗了，还不是一般的俗，是矫情的俗，所谓俗中之俗。偶尔聊起跟小说有关的话题，也是国内的版权，国外的版权。

感谢艾伟，他让朋友们重温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好记忆，使朋友们可以在浮泛的日常交往中真实地回到小说当中。有一天，我对我们共同的责编刘稚女士说，艾伟是作家中少有的懂小说的人。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问题，作家怎么能不懂小说呢？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就如同女人生孩子，虽然99%的女人都会生孩子，但只有那些研究女人生孩子的女人才懂得生孩子的学问。艾伟就类似于既会生孩子又懂得生孩子的学问的那种“女人中的女人”——换句话说，艾伟就是所谓的“作家中的作家”。

我在认识了艾伟之后，有一天翻出艾伟的小说，认真拜读。我这才发现，我以前其实是看过他的小说的，比如《乡村电影》。这部小说，写出了我们共同的童年记忆：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构成我们欢乐童年的记忆，其实是一大堆俗不可耐又“残”不忍睹的文化

符号。那篇小说非常讲求技术，活儿利索，一眼望去便知道作者经过严格的自我训练。这与我后来对他的印象是合拍的。

读到他的《爱人同志》是后来的事。“爱人”和“同志”这两个称呼，是艾伟寻找到的进入故事的巧妙路径，小说以此切入，探究了“性与政治”在特殊年代的紧张关系。我因此发现，艾伟的故事从选材到讲述，其实都非常讲究，他总是能从一个很微妙的角度切入现实和记忆，然后小心翼翼地探究这个故事复杂的内蕴。在他的笔下，故事的每个侧面都仿佛正用作病理分析的切片。

艾伟的小说以知性见长。不管寓言化的《越野赛跑》还是写实性的《爱人同志》，他的演绎其实就是抒情，他的抒情其实就是分析，他的分析其实就是吁求，那是他身处复杂的语境中，面对时代的一种艰难的发声方式：关于我们内心的虚弱、阴影和疼痛。我感到他的写作也像是在跳水，是以下落的姿态飞翔。虽然技术难度系数偏高，但每一次压出来的水花都恰到好处。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出彩，别急，艾伟会突然向后翻腾N周半，而且是带旋转式的，伴随着观众的惊呼，一泓碧水波澜不惊，而艾伟早已从另一端爬上台阶，留给观众的是一个

幽暗的背影。

去年深秋，我和艾伟在武夷山有过两次长谈。行走于山阴道上，乱石之间，我第一次在艾伟平静的语流背后，听出了某种尖锐。无论是谈朋友的写作，还是谈自己的写作，艾伟的尖锐前所未有，使我暗暗吃惊，也暗暗叫好。我想，这或许预示着艾伟的写作将出现一种新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他原本谦和的目光，那时突然显得坚毅，吓了我一跳。

| 序：作家中的作家 / 李洱

001 | 河边的战争

——童年时期的激情、审美和创造

036 | 暗自成长

——与电影有关的往事

081 | 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

097 | 油菜花开

128 | 后记



# 河边的战争

——童年时期的激情、审美和创造

回忆童年往事，我总会想起“战争”这个词。事实上我不可能经历战争，相反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显得十分安静，有那么一种神秘的气息，我们沐浴在领袖的光辉与思想之中。同所有乡下孩子一样，我被晒得乌黑发亮、油光可鉴，像非洲丛林里的黑人。那时我们不可能有现在孩子们常玩的变形金刚或奥特曼，对付寂寞的乡村生活的方法之一就是想象或谈论一下逝去的战争或未来的核大战。

对军人和英雄的崇拜贯穿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学校里有时候会请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军人来为我们做报告。即使台上做报告的人十分矮小、丑陋或伤残，毫无英武之气，但在我们眼里，他们无一例外地变得高大伟岸，我们会毫不吝啬地给予热烈的掌声。

那时候，我们迷恋于战争电影。《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等几部战争影片，我们可以说是百看不厌。

最让我着迷的是《回故乡之路》。这是一部越南影片，现在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有个小伙子在回故乡的路上遇到一群美国轰炸机，他就钻进废弃的弹壳里面躲避天上掉下来的像雨一样的炸弹。多么的大无畏啊！多么的乐观！我甚至能想象出弹壳里硝烟的味道了。同时我深深为自己没赶上大时代而悲哀，

和平年代总是风平浪静，生活一成不变。

尚武的风气改造了我们的审美，那时我们认为世上最美的事物就是武器。我们都喜欢谈论最新式的军事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大都是道听途说，加入了我们的想象和创造。最近的一次战争是中苏珍宝岛战役，因此我们都喜欢谈论这次战争中我军的英勇善战。一个比我们年长的高年级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苏式武器的图片，他内行地告诉我们，苏式武器比如战机和坦克都用“T”这个字母开头，他说这个字读“图”。虽然这些武器都是苏联的，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图片。当时，孩子们中间流行自制火药手枪，在黑夜中打一枪，会在天空划出一条火舌。我当然也拥有一把。这把枪是我自己做的。为了找到用来制作手枪的铜管和铁件，我几乎翻遍了离我们村有七公里之远的小城边上的废弃的金属堆。我的手被扎得伤痕累累。

军服成了世上最美的服饰。我的邻居就是军人之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参军去了。他们家的门框上有两块“卫国光荣”的牌子。兄弟俩非常英俊，浓眉大眼，穿上军服，那简直像是电影里出来的。

他们家的老二回家探亲来了。他的到来让整个村子的姑娘都丢了魂。老二比过去白净了一些，也更和气一些。我是多么羡慕他。那些日子，我远远地跟着他，像他的一条尾巴。我发现他说话有点怪，带着一点广播里的口音。这也让我喜欢。他们家前面有座小山。晚上，我坐在小山的石头上，看着他家的窗子。他们家的



艾伟  
空山不空  
10.5×40cm  
纸本水墨设色

两块匾额在月光中闪着黑色光芒。他们家的窗子一直黑着。后来，楼上的灯亮了，我看到那军人坐在灯下，他的手不停地梳理着头部，另一只手伸得老远。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以为他在练习我军的某个军事动作。后来，我才发现，这家伙的手上是一面镜子，他纯粹是在臭美。不过，这个动作丝毫没有降低他高大的形象。我觉得他是有资格臭美的，因为他穿着军装。他坐在灯下，看上去光芒四射。

我是多么想弄一件军服呀。这个愿望不只是我有，我的同学冯小强也有同样的渴望。有一天，冯小强跑过来对我说，那家伙把军服脱下来洗了，正晾在他家的院子里。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我不屑于做这种事，我只同意给他望风。冯小强就爬到他家院子里面，把那件还没干的军服套在自己的身上。他站在那里，那军服把他的脚都遮住了，看上去像电影里穿着长衫的汉奸。我笑起来，说太丑了太丑了。我一边笑一边假装拍照，嘴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直到他把军服脱下来，重新晾好。

我盼望有一件合身的军装。这个愿望要等到新年才可能实现。那时，不是随时可以添置新衣服的。那时，买布要布票，布票是定量供应的，置新衣的机会基本上是在过年之前。我们就等着新年快点到来。

新年终于到来了，可那种黄色的布料突然成了紧俏货。村里的供销社很快就脱销了，县城也没有。那些买到布料并做成了军

装的孩子骄傲得不得了。有些孩子甚至还没到过年就把新置的军服穿在了身上。他们在军服外面系着一根皮带，皮带上插着自制的火药手枪。那些孩子经常排成一排，在村子里招摇，像是村子里的巡逻宪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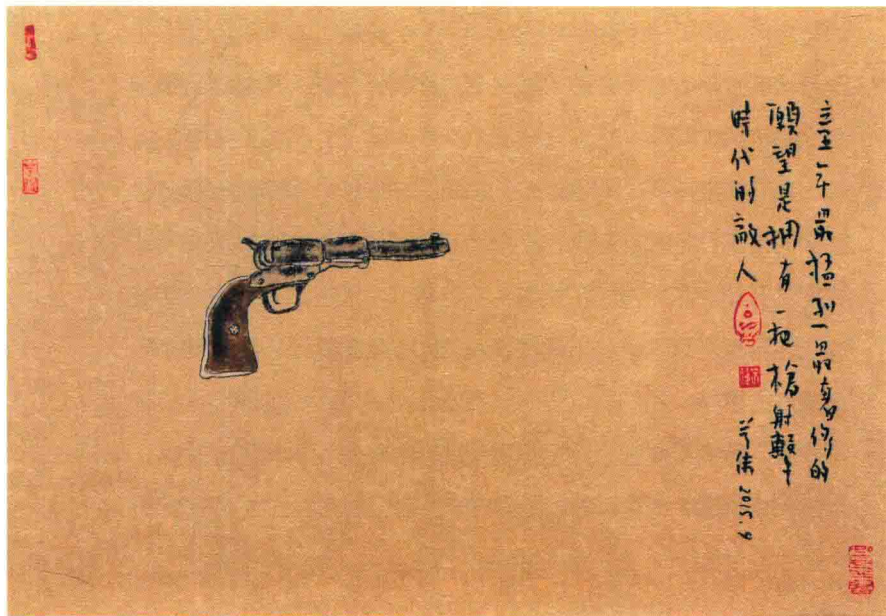
那些没有买到布料的孩子急得不行，他们缠着父母一定要想办法弄到黄色布料，否则他们宁可购置新衣服。眼看着就快过年

艾伟

一把手枪

36.5×25.5cm

纸本水墨设色



了，父母们开始对孩子们的无理取闹不耐烦了。他们威胁孩子们，真的不给他们添置新衣服了。说是这么说，父母们还是于心不忍的。他们开始想办法。办法总是有的。有一天，那个在城里开火车的名叫德奎的家伙回乡过年来了。每次他回乡都会带来大包小包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的紧缺货，有豆油、红糖、白糖、面粉、火腿等。这次，他好像早就料到了似的，他带来了一大捆米黄色的人造棉布料。他说，这种布现在十分紧缺，他知道孩子们盼着呐。德奎在村里的威信很高，他回到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要请他喝酒。他整天喝得面红耳赤，却从不喝醉。我当时以为，德奎这么干完全是助人为乐。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德奎从城里带来的东西要比商店里贵一点。他也是从中牟利的。父亲说，他这完全是“投机倒把”。

母亲好不容易从德奎那里买到了布料。为此，母亲送给德奎一只鸭子。

我们终于拥有了军服。有了军服，还得有一顶军帽。这时候，我们的审美开始混乱起来，不那么革命了，甚至有点“反动”。我们觉得解放军的帽子不好看，不够威武。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戴的八角帽倒还算不错，但现在我军的帽子太普通了。这真是令人伤脑筋的事情。我们看电影时，都觉得国民党军官的服装比解放军好看，特别是军帽，我军更是没法比。电影里的国民党军官，虽然长得难看，但那军帽还是让他们平添了威武之气。我们都很



喜欢打入敌营的我军地下工作者，他们穿上国民党的军服真是英气逼人。那时候，流行一部叫《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我军的侦察兵戴着国民党的军帽，那高耸的帽檐，像凌空展翅的机翼，充满威武之美。我们当然不可能弄一顶国民党的军帽，但我们有得是办法。我们从山上搞来一些细竹竿，或者弄一些铁丝，盘圆了，弹在帽子的顶上，于是，那帽子的上檐像随时发射的炮弹一样向外伸展出一个优美的轮廓。如果说当时有什么时尚的话，头上顶着这样一顶像飞机一样的帽子就是时尚。

在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村突然来了一个摄影师。这个摄影师自称是县城文化馆的干部，来乡下采风，体验工农兵火热的生活。他来我们学校时，对着在操场上撒野的我们，咔嚓咔嚓猛拍。我们听说胶卷是很贵的，这家伙在浪费胶卷啊。那时候，拍摄一张照片是极为奢侈的，只有城里有照相馆，照相馆一般在城里的主要大街上，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橱窗，橱窗里放置着一些漂亮健康但模仿着样板戏里男女主人公那样飒爽英姿的照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玻璃橱窗反射出强烈而奢华的光芒，让我们目眩神移，让我们目光生痛。现在，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家伙给我们照一张像那橱窗里的工农兵那样的照片啊。那人在拍摄的时候，我们玩得就有点拘谨，很是放不开。

有一天早上，大概第三节课的时候，老师突然对我们说，那个摄影师要给我们拍一张合照，这节课不上了。我们一片欢呼。

老师要我们打扮一下，然后排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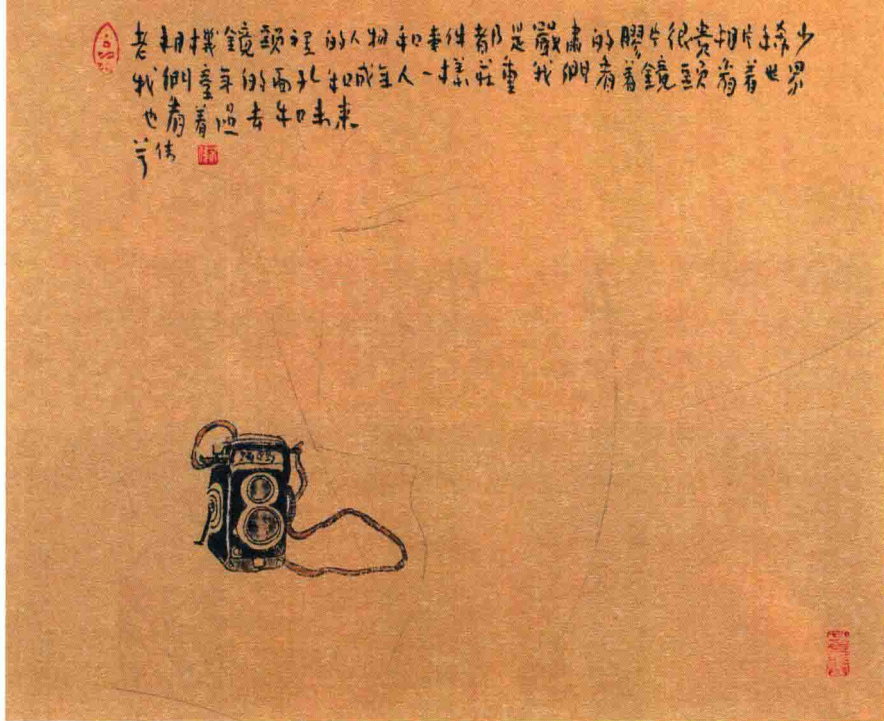
我们根据我们的审美，打扮自己。最好的打扮就是穿上军服。平常，不是每个人都穿着军服的，那些没穿军装的孩子像烈马一样往家里奔。我们希望戴着军帽拍照，但只是想想而已，那国民党式的军帽在学校里是不能戴的，老师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装扮。我们感到遗憾。

那天拍照，冯小强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们见到他，都笑成了一团。因为他穿着他弟弟的军装。那衣服很短，甚至连他的肚子也没有盖住，袖子当然也短，露出一大截手臂。见到他这模样，连我们一向严肃的老师都笑了，但那摄影师却一本正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大概对这种事情见多不怪了。

我的同学冯小强一直没有弄到一套军服，他的哥哥和他的弟弟却各自拥有一件。他是家中的老二，老二经常要被人忽视的。他的父亲在城里做警察，但不经常回家，对乡下的家事不问不顾。我们村里的人说，他父亲在城里有姘头。他的母亲因此脾气有些暴躁。他母亲经常坐在自家的门槛上面一边哭，一边骂城里的丈夫。或者拿一根棍子追打冯小强。她不打老大，当然也舍不得打老小，她就打冯小强。我们经常看到冯小强像一只被猫追逐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冯小强是他母亲的出气筒。冯小强当然也想拥有一件军装，但他的母亲是不会满足他的要求的。

我们排成一排，照片很快就拍好了。真是一眨眼之间。摄影





艾伟  
老相机

39×34.5cm  
纸本水墨设色

师在收拾他的家伙的时候，我们还齐刷刷排着队，一动不动，脸上是那种想笑却笑不出来的僵硬的表情。摄影师黑着脸说你们可以玩去了。我们才知道结束了。我们有点不相信真的被拍了照。我们甚至怀疑摄影师在欺骗我们。

那个摄影师给我们拍完照后，离开了村子。奇怪的是，我们很快就遗忘了拍照这件事，好像这件事不存在，好像那个搞摄影